

每逢被问“北北,你既要上课又要做科研,还有管理工作,怎么还有空写文章呢?”我必答“对于热爱,总有时间。”其实,时间哪那么容易挤出来,有点空余写些小文,我很感激两个人。

冬天里的春天

北北

一位是我的工作助理。她并非我的专属助理,身兼数职的她需要支撑若干条线。她最突出的优点是勇于担责,从不推诿。但凡跟她工作职责沾边,只要别人开口,她能做就做。这和一些明哲保身、泾渭分明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她不仅能做就做,还力求做得有效、高效,交办的事总能提前交付,完成度也相当不错。最近有件事让我特别感动,接近年底要做的材料多,有份材料她答应当天晚上发我,11点多我睡前看了手机没有,结果第二天一早醒来看到她发过来了,在凌晨1点多。到了办公室,她向我解释说,昨天孩子病了,闹到11点多才睡,材料发晚了。孩子小、任务多、

周末还要继续攻读学位,我很惊讶她小小的身躯怎能有如此大的能量。从她身上,我看到了年轻人奋力拼搏的美。还有一位是我的家务助理。像我这种不擅家务的人,高度依赖钟点工阿姨。这些年,我请过不少阿姨,有的喜欢自作主张,有的擅长耍小聪明,还有爱说东家长西家短八卦的……与各色人等打过交道后,我接受了现实:换来换去一个样。我曾非常向往《珠光宝气》中那种住家阿姨,能干又贴心,相处得像家人一样,但可遇而不可求。我也曾尝试过大家政公司提供的服务,但不固定每次来的人员挺麻烦,每换个人我又要从头到尾交代一遍。幸运的是,搬到郊区后,我遇到了一位宝

藏阿姨。她接受过专业的家政公司培训,业务能力强,每次只要她来过,家里就焕然一新,她做事用心用脑却又不自作主张。我如果在家就会和她聊聊天,她从不给别人家的闲话,很有分寸。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有次我请她熨衬衫,回家后我却看到衬衫挂阳台了,她说看到衬衫领子不干净,重新手洗了。这件小事让我感慨,她完全可以闭着眼睛交差,你让我熨衣服我熨掉就完事,但她过不了自己那关,眼里有活。中年人容易职场倦怠,变成职场“老油条”,她却依旧认真,难能可贵。从她身上,我看到了中年人敬业负责的美。这两位宝藏助理不仅帮我省了宝贵的时间,而且她们的职场态度、职业精神和人品能力让我学习良多。职场里不乏挥斥方遒、精英感十足的人,但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不斤斤计较、认真踏实、善待他人的人,职场就有了美感,也有了温暖,就像冬天里也有春天。

小时候,我无数次地见识过草原上的日出,那是多么辉煌的日出啊!故乡乡下,是个小牧村,穿村而过的,有一条“尕水河”,很小,一步就能从河边跨到河对岸;在村边不远,还有一条“大河”,其实也不大,最宽的地方,也就只有五六步宽。两条河都是季节河,夏天,远方雪山上的冰雪融化,河里就有了水,冬天冰封大地,远方雪山上的积雪凝固了,“尕水河”和“大河”里的水也就断了,只留下满河床的鹅卵石,鹅卵石的缝隙里,残存着去年的冰雪,冰雪中掺杂着尘土和碎草,看上去肮脏不堪,那是它们还没有凝结成冰雪前,初冬期间呼啸的大风对它们肆意虐过的痕迹。季节河里没有了水,人畜的吃水就成了问题。所以到了冬天,每个牧户人家都多了一项工作,那就是为家人储备日常的饮用水,再就是赶着牛羊到很远的地方去饮水——在“尕水河”和“大河”的源头,在一座叫萨日——雪豹山的意思——的雪山脚下,有一眼清泉,这眼清泉,不论冬夏,从不干涸,一直喷涌着汩汩的清流,到了夏天,融化的雪水融合到清流里,它就有力量流到我的家乡,继而再流向远方,直到汇入青海湖。这里是“尕水河”和“大河”的正宗源头。而在冬天,失去了雪水的配合,它自己只能在自己的周边形成一汪水潭——周边是封冻的寒冰,寒冰围拢着一汪冒着寒气的清水。也就是这一汪清流,是我的小牧村整个冬天人畜吃水的唯一指望。每隔一两天,小牧村的牧童们在家人的催促下,会在太阳初升之前起床,早早地洗漱吃饭,然后穿上厚厚的羊皮袍子,棉帽、皮靴也一应俱全,驾上马车,赶着牛羊,朝着萨日的方向进发。这样的工作,是小牧村里所有人家集体参与的,也就是说,村里所有的牛羊都汇集在了一起,看上去浩浩荡荡,十分壮大。伴随着太阳的升起,急速行走的牛羊四蹄下扬起的尘土算得上是遮天蔽日。

太阳升起,是小牧村浩荡的队伍行进到一座“雪山”上的时候。这座“雪山”,之所以打上引号,是因为它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是雪山,而在夏天的时候,它却是一座绿茵茵的草坡,是我们经常来放牧和玩耍的地方。从这座“雪山”,可以看到远处的青海湖,太阳就是从青海湖上喷薄而出的。那是多么辉煌的日出啊!此刻,原本碧蓝的青海湖完全是一片金黄色,它托举着滚圆而又硕大的一轮太阳,太阳在层层叠叠的云团的簇拥下,显得雍容华贵,风流倜傥。一如一次盛大而又挥霍无度的宫廷送别仪式——尊贵的王子在臣民们的相送下,奔赴恶魔与敌人肆虐的战场,去驱赶黑暗,去寻找光明。青海湖、太阳与云彩的这种组合,似乎是大自然的特意安排,湖水托举着太阳,太阳点燃了云彩,它们共同烘托起了这人间美景。而这样辉煌的日出却是孤独的,不属于游人,只属于小牧村浩荡的牛羊,只属于驾着马车,赶着牛羊的小牧村的牧童们。而我们这些牧童却无暇顾及的,是涌动在我们四周的寒冷——尽管我们全副武装,但寒冷却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我们,那刺骨的冷,见缝插针似的从我们的羊皮袍子、棉帽和皮靴细缝的缝隙里攻击着我们的身体和肌肤,每次完成这样一次行程,就会有几个牧童被冻坏,我们不能愈合的裂口。那时候,每当从“雪山”上看到青海湖的日出,每当让牛羊吃了水,马车上装载着准备回家消水做饭烧茶的冰块,我就会想起那个叫后羿的人。如果他没有射日,而是对太阳做了合理的分配,比如,给冬天分四个太阳,给秋天分三个太阳,给春天分两个太阳,给夏天分一个太阳,这样刚好是十个太阳!如果这样,我们或许会看到青海湖上四个太阳的辉煌日出,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还要辉煌四倍,而且一点也不冷,那该多好啊!

四个太阳的冬天

龙仁青



秋韵浓郁的清晨,我又一次来到庄市老街。街上一片寂寥,站在河埠头的青石板上,时光在此撕开了一个口子,恍惚中,我“听”见了一个久远的声音:“翠妮娘,去河埠头看看,二嫂来了呀没?”被称作二嫂的阿娘高声答:“翠妮阿爸,我来啦!”阿娘牵着我的小手,跨出小船上岸。

我心中的庄市老街

叶良骏

站在店门口的男人迎上来,阿娘说:“叫阿叔!”我正想叫,看到店堂里有棺材,吓得大叫。男人说:“这是人人都要住的房子,好东西啊!”走进里屋,阿娘笑着夸:“今年,漆得特别光生(亮)!”男人说:“是啊,依看,的滑的滑!”原来是阿娘的寿材,放在这里已十多年,每年上一道漆。这东西通体红紫,精光锃亮,光可照人,像间好看的小“房子”,我立刻就喜欢上了。阿娘很满意,付了钱,调侃说:“好西(死)勿西,多吃饭米,早点走,好去看月丽阿爷!”我不知轻重地

嚷嚷:“阿娘早点去,我陪依一道去看阿爷!”阿娘捂住我的嘴说:“西小娘,乱话三千!”男人笑:“黄口(牙未长齐)小儿,百无禁忌。二嫂福大命大,要活一百岁!”阿娘却没用上这口寿材,连墓都没有一座!

我寻找记忆中的南货店。历经百余年,房子早已面目全非,但南货店我依稀记得,在铁匠铺与染坊之间,两开间,很大。每次去,铁匠铺总是叮叮当地敲,染坊门口总是晒着布,五颜六色。快过年了,阿娘要买年货。店堂里,琳琅满目的货物,挂在屋梁上,放在箩筐里,有的堆在地上。店员请阿娘坐下,等她要的东西。他飞快地把红枣、桂圆等用黄纸包成枕头状,扎紧上面盖张红纸。阿娘的四式年货是送给我外婆的,那是我的大外婆。她总是说,大外婆罪过(可怜),无儿无女,一个人住在乡下!我不知怎么回事,但大外婆我见过,她好像从来不开笑。年礼买好了,店员送我一包冻米糖,我指着五颜六色的祭灶果说:“还要这个!”阿娘骂:“小娘哪能好个馋嘴?”拉着我就走。我频频



越滑越开心(剪纸)

孙平

回头看,恋恋不舍。老街上尽是教堂,里面住着董牧师一家。那年我生病,为了去同义医院看病方便,借住在他们家。董妻汪月仙是老中医,专治小儿奶痂。来看病的大多是穷人,常带几只鸡蛋,一包豆豉干,半筐蔬菜充当诊金,汪姑总是笑着收下,从不计较,是名扬老街的大好人。有一天,天井里掉下只小鸟,五彩头冠,长尾巴,我们围上去看,原来它翅膀断了。汪姑摇头叹:“作孽啊!”她捧起小鸟,剪去羽毛,为它治伤。小鸟一动不动地伏在她手里,双眼亮晶晶的。一会儿,飞来一只鸟。它不怕人,围着伤鸟转来转去,两只鸟叽叽喳喳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。天黑了,鸟飞走了,第二天它又来了,喂伤鸟吃虫。我们几个孩子求竹器店老板编了只鸟笼,铺上棉花,让它住在里面。一天天过去,伤鸟能站起来了,终于,它能飞了。那天,两只鸟扑棱着翅膀,在天井里走来走去。忽然,它们飞起来,头也不回地飞走了!我气得要哭:“就这样走了,没良心!”汪姑说:“鸟和人一样,走得再远,伤得再痛,总要回家看娘去的!”吆喝声把我惊醒,我过桥走到河对面,看到有



唐代是出狂人的,初唐“文章四友”中的杜审言便是一位自以为才高八斗的狂者。杜审言(645—708)字必简,河南巩县人。他出身名门,其远祖是晋朝征南将军杜预,杜预不仅是位驰骋战场的名将,且学问渊博,曾为“十三经”的《左传》作过注。杜审言自幼文采出众,年轻时“雅善五言诗,工书翰”,当时流行的俚语“城南韦杜,去天尺五”,这个“杜”指的便是杜氏家族。杜审言以此次名闻乡里,他未进考场前,已被州县聘为僚属。唐高宗咸亨元年,杜审言进士及第。杜审言进入官场后,论事议人,皆率真直言。又恃才傲物,好逞口舌之快,因其文采斐然,与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交往密切,时人便称“文章四友”。四人中,杜审言官位最低,文才最高,胆子也最大,口无遮拦,妙语如珠。当时苏味道负责选拔官员,由其推荐,杜审言以洛阳丞身份参与其中。在选官时,杜审言居然说:“味道必死”。众人惊问何故?杜审言叹道:“苏味道

见到我对官员的评判,会羞愧而死。”这个玩笑开得可谓不大不小,幸亏苏味道(苏东坡的先祖)未加深究,一笑了之。“文章四友”中的崔融对杜审言帮助甚多,每逢杜审言因疏狂“毒舌”伤人,他总是加以平息,并尽力荐,让杜审言升职。崔融卒于53岁,杜审言服三个月“缙麻孝”。杜审言视自己的文学成就颇为自得,自誉文章强过屈原、宋玉,诗歌在苏武、金陵之上,书法令钟繇、王羲之羞愧。他在文坛中的这番狂言,惹得他人忍俊不禁。但他在官场上大言不惭,我行我素的言论与举止,终于遭致朝中权臣报复,他由洛阳丞贬至吉州司户参军。与他还合得来的宋之问致诗叹息:“可惜龙泉剑,流落在丰城。”在异乡僻地任小官,杜审言也不安闲,他视当地人文化品位太低,而地方官吏则狼狽为奸,贪赃枉法,他忍不住又出言讥讽。没多

久,把上司与同僚都得罪了。其中一个郭若讷司户,便向司马周季童栽赃陷害杜审言,周季童本就看杜审言不顺眼,便罗织罪名,欲置杜审言于死地。面对飞来横祸,杜审言在狱中不由得万念俱灰。杜审言次子杜并天资聪颖,“日诵万言,尤精翰墨”。他8岁时丧母,与父亲杜审言相依为命,父子情深。他当时13岁,闻父亲身陷囹圄,便萌生了冒死报仇之念。一天,周季童在府中大摆酒席,杜并悄悄混入其内,见周季童坐在首席洋洋自得。他趁其不备,从袖中抽出匕首,向周季童连刺数刀,待府中护卫赶来,向杜并乱刀齐砍,杜并顿时倒在血泊之中。因此事闹大,传至京城。杜审言释放出狱后,收了儿子尸骨,沉痛无比,写了一篇血泪交融的祭文。唐朝重视以孝治天下,杜并杀

些冷清清的集市上,像小时候一样有大头菜、小土豆、红心山芋、红梗芋艿,还有阿婆提篮在卖灰渣团……熟悉的烟火气,热得我双眼模糊了。街上的店铺早就没有原来的百业,那些旧景也已消失在风尘中,故乡与阿娘、汪姑他们一样已经远去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百年老街终将脱胎换骨,变得更美更宽敞也更现代。我不再遗憾,因为即使不再是旧时的模样,它依然是我心中的老街。犹如童年,虽已消失在岁月更迭中,却成了我永远难忘的诗和远方。

随着寒冬的来临,冬泳又被人津津乐道。我有一组珍贵的摄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照片,照片上,一群中学生正在用双手敲碎并拨开水面上的薄冰,然后一个个跃入冰冷的水中,奋力疾游。这时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,看台上的女同学们用彩色的围巾盖住头部,一边欢呼鼓劲,一边把白色的乒乓球抛向水中。池边,身材矮胖的校长身穿沾着

七夕会

杜静安

雪花的大衣,追着水中的同学放声大叫:“太冷了,快上来吧!”水中的泳者继续争先恐后地用嘴巴抢夺随波漂浮的乒乓球,而第一个把球抢到含入嘴里并率先游到池边的就是当年16岁的我。“下水痛苦,上岸幸福”,这是冬泳爱好者的口头禅。但我真正理解这话,是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。那时,我报名并获准参加学校冬泳队,每周下水两次,考验接二连三。下水时,除了针刺刀割的感觉,手指冷脚脚趾到寒冷到疼痛再到麻木,意识里只有:冷!冷!冷!结束后,我快速爬上岸,双手却僵硬得连游泳裤裤带也迟迟解不开。然而,泳后的快感非亲历者能够享受。如果天气好,在阳光下用干毛巾把全身皮肤擦得通红,然后美美地喝一杯甚至两杯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,这种爽快、愉悦和宁静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冬泳开始阶段,有过好几次,第二天要下水,晚上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,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,明天的冬泳去还是不去?不去有什么借口?老师和同学会怎么想?是当懦夫还是堂堂男子汉?左思右想,最终都是勇气占了上风,想到冬泳的刺激、泳后的舒坦、老师同学投来赞许和钦佩的眼神,我坚决地把毛巾、泳镜和游泳裤提前放进了书包,美美地进入了梦乡。其实,冬泳的痛苦是短暂的,而痛苦后的强健与幸福却是长久的。享受极度刺激,使我拥有了一种近乎超凡的力量,敢于挑战困难。有人说冬泳是自找苦吃,我的体会是苦中有甜,先苦后甜。虽然我早已告别了冬泳,但游泳伴随了我大半辈子,冬泳的“行为基因”对我而言已是根深蒂固。日前,我一直前往锻炼的那个室内温水游泳池供暖设施发生故障,温水不温了,泳客们只能扫兴而返。我测试了一下水温,觉得比当年冬泳时暖和多多了,便毅然一头扎进了泳池,虽然有点冷,但这种冷令人兴奋,令人头脑清醒,更获得了久违的快感。之后,面对更衣室大镜子里的自己,觉得他很健康,很精神,很快活,是个热爱生活并会享受生活的老头。



壶中书影

文学评论家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评曰:“唐初五律,必推杜审言为作者。”杜审言一生,并没有实现自己宏大的理想,但其文采出众与狂放不羁的个性,在子孙血液中流动而升华,其孙的文学才华与名气远远超过了祖父,成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,便是人所皆知的杜甫。